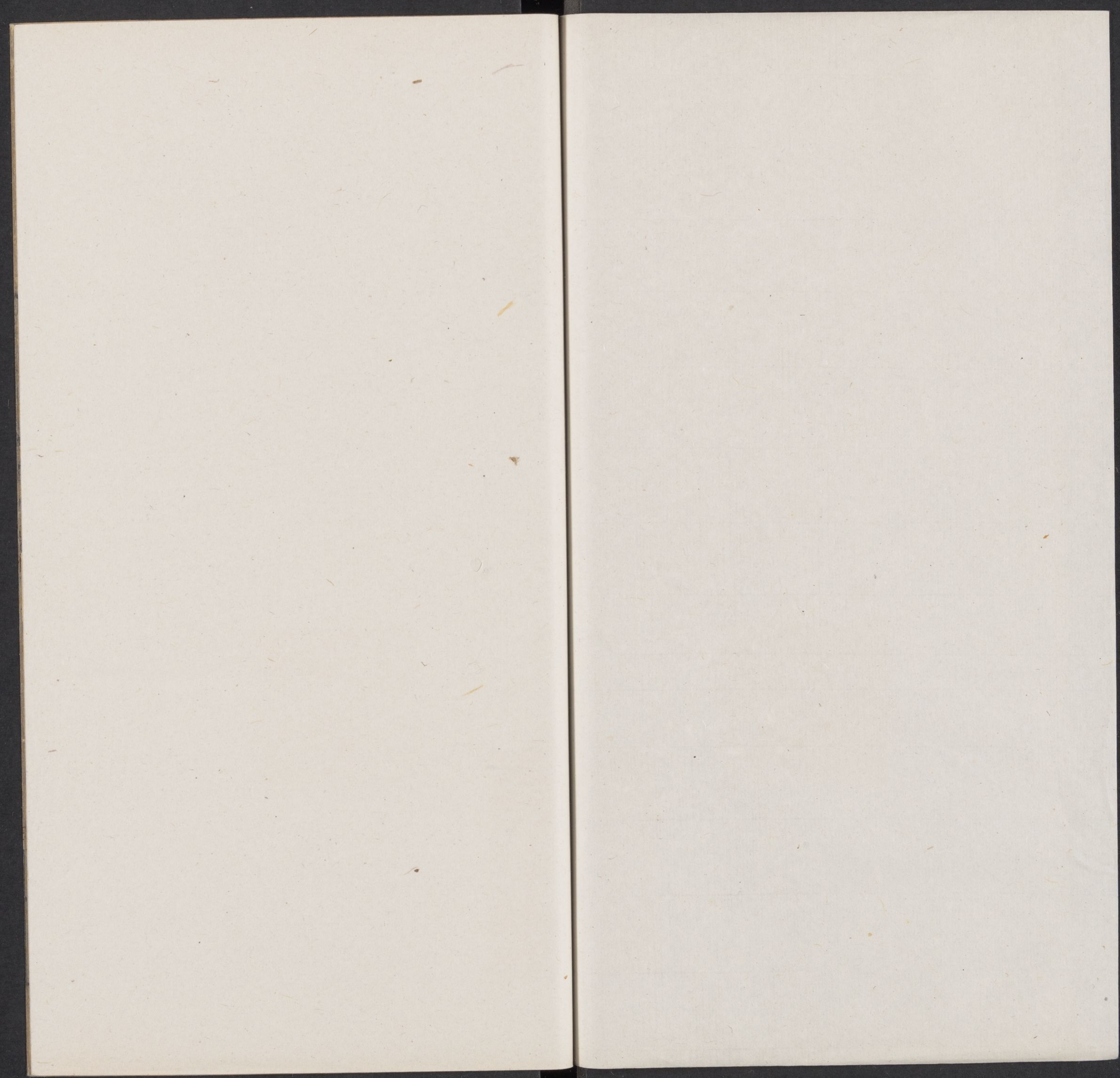


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T 5725/4295





明紀彈詞註

漢陽張三異禹木著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含

坦麟

坦驄

坦熊校

明紀彈詞卷之上

古往今來歲月龍爭虎鬪江山琵琶一曲世千年瞬息
興亡過眼 昨日纔收殘本今朝重理新編較前更覺

話綿纏添出許多公案 西江月 詩曰

十段新詞彈已過一回含淚一回歌孤臣寫盡淒涼
恨身後淒涼恨尚多

重理新詞談甚文故明一代事紛紜開基聖主知艱



苦蒙業嗣君樂太平寵任權璫操政柄縱橫鷹犬擅
威靈九重惟服神仙藥百爾徒爭門戶名鍛鍊摧殘
元氣喪飢寒驅逐盜氛橫村村血濺中原土處處山
堆白骨塵光祿不能留筆補東施猶可效心顰話原
通紀分賢否論采傳書判假真白叟談來如見慣黃
童聽道是新聞明朝二百年間事話到煤山不忍聽
話說上自盤古下迄宋元多少興亡事故俱打入十段
詞中已資清聽惟有明朝一代自洪武至崇禎歷二百
七十八年君相賢愚政治得失不比遠代斷簡殘編有
許多翻新出奇的公案豈可無詞致留缺陷莫奉知音
不揣粗率少資談論要皆根據明紀現在傳書非憑臆

說敢紊是非高人垂聽自見分曉且說明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大元至正十五年四
方起兵太祖以布衣提兵掃蕩至至正二十七年即位
於金陵建有天下之號曰明改元洪武立子標為皇太
子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謚曰懿文遂立懿文子允
炆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太孫即位是為
惠宗讓皇帝建文四年在為太祖第四子燕王棣起兵
奪位兵入應天建文遜去燕王即位是為

太宗文皇帝

永樂

在位二十三年

傳子高熾是為

仁宗昭皇帝

洪熙

在位一年

傳子瞻基是為

宣宗章皇帝

宣德

在位十年

傳子祁鎮是為

英宗睿皇帝

正統十四年

在北狩弟郕王祁鈺即位是為

代宗景皇帝

景泰七年

在羣臣奉

英宗復位

天順八年

傳子見深是為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十三年

在位傳子佑楹是為

孝宗敬皇帝

弘治十八年

在位傳子厚煉是為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六年

在無嗣迎立憲宗次子興獻王

子厚燠即位是為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

在位傳子載堉是為

穆宗莊皇帝

隆慶六年

在傳子翊鈞是為

神宗顯皇帝

萬曆四十八年

在位傳子常洛是為

光宗貞皇帝

泰昌一月

在傳子由校是為

熹宗哲皇帝

天啓七年

在無嗣傳弟信王由檢是為

懷宗端皇帝

崇禎十七年

在為流賊擾亂自經而崩凡此

一十七帝共歷二百七十八年今將相傳世代在位短長以及是非治亂一一寫入詞文

元之末立妥懽太史知亂

元寧宗崩太后命迎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於廣西太史院言妥懽帖睦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太后與大臣定議立之是為元順帝明兵至燕京走應昌府又二年崩

至正間石人出徧地紅巾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命賈魯充河防使開復黃河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樂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倡亂愚民翕然信之穎川劉福通羅田徐壽輝等皆共起兵以紅巾為號又註見第十段元史徧地紅巾句下

裂土宇盜名號一王四帝

通紀曰是時盜賊蜂起割裂土宇穎川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徐壽輝據蘄州為帝國號天完吳張士誠稱吳王西漢陳友諒稱帝於江州明玉珍稱帝於隴蜀錢氏曰元政不綱紅巾騷動一時盜有名字者四帝一王皆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時之心也明太祖諭元納哈出書曰四帝一王皆為子馘此天命非人力也

具雲起天子氣應運龍興

元至正初青田劉基舉進士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具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李良翰曰元運氣絕天必簡一聖人出而錘治乾坤惟時太祖高皇應運而興

明太祖起淮右卜琰倡義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後即位建國號曰明建元洪武是為太祖高皇帝其先沛人徙東句容為朱家巷

宋季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太祖年十為僧後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攻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欲入濠避兵請伽藍卜琰問避亂不吉問守故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入濠倡義耶乞許陰琰卜屢得陰遂往後太祖詔中有曰朕本淮右布衣肇興丕基 琰音教

投子興居甥館志切安民

太祖入濠門者疑為謀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收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為已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呼為朱公子太祖在甥館慨然有救天下安民生之志後子興稱滁陽王尋卒太祖統其軍

辭左帥下滁和招延豪傑

時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宋帝改元龍鳳遣人檄興子為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初太祖糾合義旅由濠狗定遠進攻滁陽花雲為先鋒單騎衝賊陣而過敵

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會滁師乏糧謀取和陽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絕兵出戰張天祐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和陽太祖既總和陽兵威名益著先館甥在濠即延攬英雄有若飢渴故豪傑景從徐達湯和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後並為開國元勳

賽豐沛比南陽天產濠英

陳建曰昔漢高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明初功臣強半濠州蓋天生真主必多產英才以備驅策豈偶然哉

李善長似蕭何運籌轉餉

定遠人李善長少有智計太祖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太祖問知為里中長者命掌簿書贊計畫凡師行必留守轉調兵餉時大將軍等定中原平僭偽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太祖獨知之誥辭曰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漢有蕭何未爾過也後為太師丞相爵韓國公大將軍徐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

劉伯溫方諸葛帷幄謀深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少聰穎絕羣通天文陰符家言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元成流也西蜀趙元澤復奇之曰公乃受魏元成目耶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會總制官孫炎奉命來聘遂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獨留帷幄預機密謀議定征討大計太祖時時謂人曰伯溫吾子房也爵誠意伯劉基謚文成

風雲會汗馬功六王稱首

太祖濠城之起一時風雲聚會豪傑翕從凡二十四將人如碁布地皆錯壤然開國功臣汗馬著烈以六王為首濠人徐達從太祖最先摧堅撫順將略不下韓信明有天下達之力居多爵魏國公封中山王謚武寧定遠人常遇春初從盜魁劉聚察其無遠志棄之來歸請為先鋒從太祖平陳友諒同大將軍徐達定山東下河南百戰百勝於諸將中最勇封開平王謚忠武盱眙人李文忠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卒父貞攜文忠投滁陽後以舍人從軍破陳友諒驍勇為諸軍冠所在有功與大將軍分道北討破應昌獲

元孫買的里八刺太祖令參軍國大計與達等爵曹國公封岐陽王謚武靖定遠人沐英父母雙亡太祖收爲子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歸其姓沐特受心膂封同傅友德下雲南諸郡悉平詔英留鎮爵西平侯封黔寧王謚昭靖虹縣人鄧愈歸附滁陽太祖授爲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破元兵殲友諒殪上誠降胡廷瑞戰功居多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爵衛國公封寧河王謚武順濠人湯和初從滁陽王太祖請之與和共事守常州拒士誠其後破川陝定雲貴多立戰功爵中山侯復進信國公封東甌王謚襄武徐達字天德遇春字伯仁文忠字思本乳名保保鄧愈字伯顏湯和字鼎臣

傅友德馮國勝屢建奇勳

宿州人傅友德初從陳友諒太祖攻江州友德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擢爲將從遇春擊友諒功最多嗣南征北討建立殊勳爵穎國公陳建曰太祖功臣首稱六王然以傅穎公較之猶在寧河東甌之上當與開平岐陽比肩定遠人馮國勝與兄國用皆驍勇有智略太祖略地至妙山弟兄來謁遂置左右預機密國用病卒國勝歷官右都督從大將軍北征克汴梁平全陝又破王保保破吐蕃出鎮陝西

定甘肅破哈納出屢著戰功佐成一統爵宋國公馮勝初名國勝更名宗具最後名勝

巢湖傑濟舟師三俞二廖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巢縣人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子通海通源通淵等俱膂力邁衆各泊舟巢湖連結水砦以扞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爲所扼乃間道納款太祖親至巢湖引永安等歸會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阻馬腸河口太祖歸和陽集商人舟率師攻之永安等以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乃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後爵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追封俞通海號國公永安等先俱陣歿

吳良免東顧保障江陰

濠人吳良太祖以爲江陰守將江陰密邇士誠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又命其弟口增兵協鎮士誠寇江陰良命弟口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不敢前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口守禦有方不敢犯境太祖召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

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為詩文美之良在江陰十年訓飭將校興學修屯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口為之捍蔽也 吳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封江陰侯贈江國公謚襄烈弟口本名國寶封靖海侯贈海國公謚襄毅

首殉難垂大節胡韓花許

虹縣人胡大海智力絕倫太祖用為前鋒所向戰必勝攻必取及太祖下婺州命大海為守將金華苗帥將英作亂英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訴曰蔣英欲殺我大海反顧英英袖出鐵錘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漠漢兵匝焉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始脫太祖下太平以花雲為守將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雲迎戰三日不得入友諒以巨舟乘漲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刀殺五六人賊縛雲舟檣叢射之比死罵不絕口樂平儒士許瑗謁太祖於

寧越太祖喜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至是友諒陷太平瑗抗節不屈死之捷錄云胡韓花許節垂百世 婺音務大海贈越國公謚武莊韓成逸封高成侯

屈先生禮賢館望重陶秦

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胡大海薦四賢人以書幣徵至入見太祖喜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創禮賢館處之太祖下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率士民出迎安見太祖謂習曰我輩今有主矣後官翰林賜一聯曰國家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洛陽人秦從龍避亂居鎮江太祖命徐達詢訪聘至親至龍江迎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捷錄曰陶秦章葉望冠一時 宋濂字景濂追謚文憲葉琛字景淵章溢字三益陶安字主敬當塗人贈姑熟郡公從龍字元之

將如雨臣如雲同心戮力

李良翰曰其間攀龍鱗附鳳翼以翊天啟運者如雲如雨相與戮力協贊定鼎於龍蟠虎踞之都然後東

征西

下太平拔采石定鼎金陵

太祖率諸將渡江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守臣棄城遁遂下太平旋進取金陵馮國用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康茂才率眾降遂克金陵太祖入城召吏民諭之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害耳軍民更相慶慰初馮國用來謁太祖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埽除羣寇天下不難平也太祖改為應天府遂定都焉

黃雲覆襄城橋堦先擒縱

太祖初下太平元義兵元帥陳堦先水陸分道來攻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堦先至見有黃雲罩於城臯遂驚敗為伏兵所擒太祖釋不殺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收餘眾屯板橋太祖取金陵堦先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為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結寨采石圖犄角攻太平常遇春攻海牙大破之進攻兆先營擒兆先復釋而用之俾為元帥從征

呼老康敗友諒預料驕輕

陳友諒汚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於陳冒陳姓從徐壽輝領兵為元帥自稱天完平章尋稱漢王及攻下太平於采石舟中弒壽輝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引兵東下建康大震太祖恐二寇合欲速友諒先來知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命作書約為內應招之茂才遣舊事友諒之老闍者賫書往友諒喜問康公何何在曰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乃遣還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呼老康為號闍者歸以告太祖易橋以鐵石嚴兵以待友諒果是日徑衝江東橋見皆鐵石連呼老康不應知墮計率兵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伏兵起大敗之友諒軍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無算友諒乘別舸脫走太祖遂決計先伐友諒帥舟師溯流而上直擣江州友諒倉卒不能軍挈妻子

夜奔武昌遂入江州乘勝追拔蘄黃興廣等處遣使招諭江西諸郡皆降後太祖語徐達曰朕初與二寇相持或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然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狡而懦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若先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我疲於應敵矣朕取二寇固有先後耳茂才蘄州人追封蘄國公

康郎戰鐵冠賀盪平西漢

太祖既定江西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大作高艦乘漲薄南昌城下明都督朱文正等分門死守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友諒圍八十五日太祖督舟師來援進次湖口始解圍東出鄱陽迎戰遇於康郎山友諒鎖巨舟為陣郭興曰非火攻不可乃乘風縱火焚其水寨數百艘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皆焚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我軍橫截湖面不得出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太祖移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諸軍追擊數十里不解是時臨川人張中所謂鐵冠道人者亦在師中忽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

具牲酒往祭旋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其將張定邊以小舟夜載屍及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次年太祖至武昌圍之傅友德先登奪城東高冠山俯瞰城中常遇春擒岳州來援守將張必先必先驍勇漢倚為重縛示城下又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降理遂率定邊等詣軍門降封理為歸德侯西漢遂亡張中字景華

滅東吳俘九四薪積齊雲

張士誠白駒場亭民為鹽場牙僧行九四與弟士德士信同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陷高郵旋據浙西姑蘇諸郡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跨淮海與山東相距遂僭稱王國號曰吳太祖議討之命徐達等先取通泰諸郡剪其肘翼及兩淮既平遂專事浙西副將軍常遇春請直搗姑蘇太祖令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進次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驥分兵三路迎戰皆敗士誠遣李伯昇來援潛入城被圍又遣呂珍及其五太子來屯城東之舊館達等連破援兵焚其赤龍船呂珍等以舊館降達以珍狗於湖州城下天驥伯昇亦以湖州降吳平章潘原明懼亦以杭州降遂進逼姑蘇戰於南鮎魚口敗

之又敗之於尹山橋遂進圍城士誠被圍久欲突圍
出至盤門遇春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
入城又突出門遇春破閩門城中不支投兵降士誠督
將士破葑門遇春破閩門城中不支投兵降士誠督
兵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
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妾必不負君子乳媪金抱二幼
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
劉氏自縊死達遣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
伯昇決戶抱解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瞑目不
言乃以舊盾昇至舟中不食至龍江卧不肯起昇至
中書省言不遜李善
長罵之士誠自縊死

由海道降國珍悉收甌越

黃巖人方國珍於元至正八年劫掠沿海州縣尋據
溫台慶元等路太祖下婺州遣使招諭國珍以次子
為質太祖厚賜而遣之國珍復納溫台慶元三郡籍
雖來獻而未納土復遣使往諭云俟克杭州納日太
祖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克台州黃巖降進克溫州太
祖又命湯和為征南將軍進兵慶元亦降國珍乘海
舟遁太祖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由海道
會湯和等討之國珍率家來降遣次子奉表謝罪國

珍至京師後授廣西行省左丞
奉朝請善終亮祖六合人

緩中原先閩廣廟算如神

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元汀州判蔡公
安奇之授以巡檢從討山賊有功累遷左丞開省於
汀州尋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至是太
祖命胡廷美取福建師度杉關攻邵武建陽降之太
祖又命湯和等由海道取福州和與廖永忠自明州
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城下克之進兵延平先遣人
招諭友定友定殺使者誓以死報元圍十日城將破
友定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兵入城輿友定出俄大
雷雨復蘇械父子送京太祖面詰之恚曰已矣毋多
談安得加我死乎遂棄市漳泉等郡皆降閩地悉平
東莞人何真常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起真結
豪民保障值南海寇陷廣州真擊走之元立江西分
省於廣東以真為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郡
至是太祖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諭以廣
東平即合兵取廣西更命楊璟等率武昌荊州等衛
軍由湖廣取廣西諭之曰南方皆入版圖惟淮北山
東未一兩廣八閩未附已命丞相徐達北定中原胡
廷美分道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進取廣東故

命爾等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又救陸仲亨
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於是永忠駐福州先遣人以
書諭真及永忠至潮州真奉表歸附遂入廣州各郡
俱降真入朝賜宴授江西行省中書叅知政事永忠
等進兵梧州璟等克永州引兵抵靖江城下亮祖亦
自廣東來會屯於象鼻山下相持兩月攻圍益力城
中人無鬪志約四鼓入城也兒吉尼走伏波門執之
南寧州郡所在皆降廣西悉平谷應泰曰徐達一軍
由淮入河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徼先事蠻
方緩急之數得毋出下策乎不知江南之地漢吳閩
三方並沒粵服先聲即可傳檄而定所以兵
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

撤屏蔽斷羽翼先平齊豫

太祖謂徐達曰中原擾攘今欲北伐計將何如遇春
曰直搗元都餘皆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懸
師深入頓於堅城餽不繼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
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按潼關而守之據
其戶檻然後加兵元都則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
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諸
將曰善乃以達與遇春由淮入河長驅北伐達至淮
安以書諭元義兵都元帥王宣及子信宣納款復叛

達急攻沂州宣復降戮之青州東平濟南等處皆下
元守臣或遁或降山東郡縣悉平達引兵上黃河克
歸德許州取汴梁元守臣李景昌遁時左君弼守陳
州太祖諭以書且歸其母君弼感泣詣達降進攻河
南府元平章梁王阿魯溫降進克陝州直抵潼
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拒戰敗之遂入潼關

定幽燕不血刃元主宵奔

太祖以潼關東皆平命諸將進取元都達等自中灤
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等府進克臨清諸將俱以師
會於是遇春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
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潰至河西務平章俺
普等迎敵大敗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拒戰指揮
郭英伏兵敗之遂入通州元主大懼集后妃太子同
議北行元主徘徊太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左丞
相失烈門勸固守京城不聽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
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開
建德門如上都達等進克燕京

敗擴廓降思齊埽清秦晉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察罕帖木兒甥王保保也察罕
養為己子察罕死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據太原順

帝北走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以
攻北平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
必虛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若彼還救必
成擒矣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達等
乘夜襲之擴廓聞變亟納靴一足踰帳後出從十
八騎遁去遂克太原復遣傅友德邀擊賀宗哲於
石州敗之崞忻霍絳倚氏平陽等處皆平諸軍攻大
同路克之進克河中府達等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
浮橋渡河攻西安府降之時李思齊自潼關奔鳳翔
達遣馮勝取之思齊奔臨洮遂進克隴州秦州鞏昌
復遣勝征臨洮思齊窮迫舉城降時張思道弟良臣
守慶陽亦降會達征平涼良臣復判達遣兵圍之其
黨姚暉等獻門納師達入城執良臣斬之慶陽平遂
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北遁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
京

保保亡納哈執買的俘擒

王保保知達軍南還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太祖議
征沙漠命達由陝西征王保保李文忠出北平攻元
上都達大破王保保兵於定西古城保保從古城走
和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從徙金山之北至洪武八年

卒於合刺那海之徭庭妻毛氏亦自縊太祖曰我竟
無以臣王保保真男子也文忠等師出野狐嶺擒元
平章祝真進敗太尉蠻子於駱駝山遂次開平獲元
平章上都罕知庚申君已殂文忠兼程至應昌克其
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諸王及宋代玉璽
金寶等物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脫身遁朔庭遂
空元太尉納哈出據金山數寇擾遼東太祖命宋國
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率師三十萬征之復遣前所
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隨往諭降勝等趨金山乃刺
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刺吾告
以朝廷遣還之意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人畜輜重
過於元主至是計窮乃刺吾勸之降遂遣使納款勝
遣藍玉往一禿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噴噴曰
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詣玉降玉與飲甚歡納哈
出酌酒酌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
不肯服取酒澆地鄭國公常茂在坐直前搏之納哈
出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以衆擁
之見勝勝令耿忠與同寢食班師至京封納哈出為
海西侯

惠儲順脫古弒元裔遁跡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元平章僧家奴進至上都大石岸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遣指揮孫恭招諭元惠王伯都花儲王伯顏不花等皆降送惠理達臘在位十一年殂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藍玉北征脫古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部下所弒僚屬奔散不能自立所謂小王子即元裔也

定滇南平偽夏一統乾坤

隨州人明玉珍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徐壽輝兵起集鄉兵結柵自固尋降壽輝授元帥鎮沔陽至正十四年以兵千人船五十溯夔而上攻元右丞相完者都於重慶克其城下嘉定據成都稱隴蜀王二十二年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玉珍尋卒子昇嗣年十歲改元開熙至是關陝既定太祖命中山侯湯和同廖永忠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分道並進友德規知階文守備單弱乃攀援山谷連戰克階文綿漢四州適江漲以木牌數千書克諸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解體時和等以暴漲不得進會得木牌永忠先破其陸寨從上流揚旗鼓譟而下遂

入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昇大懼遣使詣永忠納款及和至昇面縛銜璧奉表詣軍門降友德旋克成都蜀地悉平昇至京封歸義侯時天下大定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尚據滇南未服太祖遣詔使王禕招諭被殺乃命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副討之由辰沅趨貴州至普安攻下之進至曲靖元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屯曲靖以拒沐英倍道進師衝霧至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驚為神兵英分遣一軍沂流渡出陣後友德濟江進戰敵陣亂披靡生擒達里麻英趨雲南梁王聞敗棄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英入城隨率兵略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下之藍玉攻大理克之分兵取鶴慶麗江建昌皆降雲南悉平王禕字子充義烏人謚文節明文臣賜謚自禕始

神靈護屢瀕危難星牽過

太祖生之夕赤光燭天三日洗兒紅羅浮至為衣病中見兩紫衣人視疾病差不見葉葬父母雷雨成墳以至伽藍立珖黃雲覆城金甲神呼主君來遇春歸附此由真主應運故百神呵護然身經戰陣屢瀕於危鄱陽之戰韓成易服投水賊緩攻得脫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揮雙手連聲呼曰難

星過可更舟更未半响
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

符漢高越往代五事超群

陳建曰太祖規模橫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高
謝鐸曰太祖度越往代五事一克遷元鼎以收復諸
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
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
嚴

即位後却貢獻延儒立學

元至正十二年太祖起兵濠州二十四年稱吳王二
十八年戊申正月即帝位欽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
刻漏令碎之江西進陳友諒鏤金牀命毀之蕪州進
竹篔潞州進人參金華進香米皆令不必進安南日
本諸外國貢方物皆却之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諸王讀書又以立國教化為先教化學校為本
令天下郡州皆立學府學生員四十人州學三十人
縣學二十人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又詔天下
閩里皆立社學
延師儒教子弟

建宗廟正禮樂合祀天神

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廟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
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至是改建太廟從同
堂具室之制前為正殿後為寢廟九間以一間為一
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代帝后衣冠於
神座祀之刊大明集禮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
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凶禮
二軍禮三賓禮二嘉禮五冠服車仗鹵字各一樂三
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通五十卷其大祀禮定
於陶安禘禘禮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
禮劉基視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又命詹同陶凱協律
郎冷謙作燕享九奏樂章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
祀天於圜邱夏至祀地於方澤太祖謂天地猶人父
母父母具處安得為孝乃即圜邱舊址為壇以屋覆
之名大祀殿合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詹同字
同文新安人朱升字允升休寧人魏觀字杞
山蒲圻人陶凱字中立冷謙字啟敬杭州人

宣聖諭立臥碑圖艱書壁

命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
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

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世謂聖諭六條詔天下府州縣儒學生員各守卧碑不許出入衙門命工畫所歷艱難起家之事為圖以示子孫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於殿壁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給衣糧勤蠲賑憫恤窮民

詔天下窮民無告者月給衣糧無屋者給廬舍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自即位至十五年蠲租之詔凡十餘下荆蘄水災命主事趙乾往賑遷延數月方賑太祖曰民飢死多矣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封功臣賜宅第軍歸衛所

大封功臣徐達為首遇春次之封公侯伯爵三十六人並賜鐵券世襲其券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

名以指揮使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後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仍賜錢鈔造第鳳陽與葺先塋

風循良褒節義廟祀忠臣

漢中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太祖聞其循良詔釋之以為牧民者勸初克金陵元福壽戰死命以禮葬之元右丞余闕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與友諒戰墜馬罵賊而死命有司建祠肖像祀之以褒節義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十五人以韓成為首復建祠於南昌祀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一十四人余闕字廷心追封國公謚忠宣

禁預政戒臨朝亂階密杜

內侍有從容言政事者太祖怒責之即遣還鄉因謂侍臣曰閣侍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寵愛使然向使不得典兵預政欲為亂得乎乃制內侍不許識

字又謂侍臣曰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為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故
防之極嚴並戒
母后不得垂簾

歸崇禮征沙漠三事勞心

初李文忠破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封為崇禮
侯至是太祖謂廷臣曰崇禮侯南來五載能無父母
鄉土之情乃厚禮歸之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
就俘曩欲遣還以爾年幼道遠恐不能達今不忍令
爾久客於此特遣歸見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選老
成二宦者送行曰此爾君之嗣也長途跋涉爾善視
之因遺書諭元主賜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太祖又
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
璽在元未獲二統兵主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通音
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徐達等頻出勁師屢
征沙漠窮
兵不已

喜稱旨優獎擢恩威不測

太祖設資格以待常流優超擢以甄異等操縱人材
恩威不測江夏秀才曾泰有學行不次用之授戶部

尚書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稱旨擢僉都御史
貢士彭友信遇上微行占虹霓詩命友信續之大悅
命入朝授北
平布政使

封太侈治太急重法煩刑

五星紊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謂人曰
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已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
患大乃上書曰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
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直言剴切太祖大怒逮問
庾死獄中
居昇
字伯臣寧海人

射孟子官元清詩中忌字

太祖覽孟子草芥寇讎之說謂非臣子所宜言欲去
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
錢唐抗疏入諫袒胷受箭太祖見其誠懇命太醫院
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詔求仙人張三丰時稱
為張遺過寒暑一衲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
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隆冬斲卧
雪中道士邱元清遇之求為弟子後不知所往太祖
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不可得召元清至與語大

悅拜監察御史者儒錢宰被徵至京有四鼓鼙起
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之句太祖知之曰朕未嘗嫌
汝尋放歸太祖十一子蜀王與名僧來復講道論文
嘗承召賜食來復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盤醴
醐出尚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太祖
見詩大怒曰詩用殊字是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頌
陶唐是謂朕無德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
奸僧敢大膽如此誅之來復字見心豫章人
瓚按典故輯遺云太祖命去孟子配享故耳命復之是
奏文星暗上笑曰此因去孟軻配享故耳命復之是
夜星復明寧波府新志言洪武二十三年太祖覽草
芥寇讎之說命射之錢唐祖曾當箭配享得不廢然
攻唐以洪武三年謫壽州四年卒配享之罷乃在五
年若孟子節文修在二十七年謂唐諫在是時尤謬
攻寧波舊志止載唐諫
孔子釋奠事不及孟子

選高僧易太子覺隙先生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王府住持慶壽
禪寺道衍即姚廣孝初至見燕王即自請曰殿下若
能用吾吾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其後靖亂之師皆
廣孝之謀也懿文太子薨太祖意在燕王問劉三吾

對曰皇孫年富上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
王於何地遂立建文後永樂封建詔云皇考嘗欲立
朕為嗣則知太祖此意
早為構釁之藉口矣

嫌峻隘識帝師大儒不用

慈谿人桂彥良初名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太祖
嘗從容諮以治道問何官曰正字太祖曰卿帝者師
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浙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
敢當宋濂劉基太祖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朱氏曰彥良入侍大本堂太祖即知其為帝師夫漢武
不知仲舒故江都膠西一相再相太祖知彥良而竟
以晉府長史終其身何君臣
相遇之難也彥良名德稱

用楊汪任小犢相器無人

太祖欲以楊憲為丞相劉基以為不可太祖怪之基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
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問汪廣
洋何如基曰福淺又問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
償轅而破犁太祖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非不
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耐煩劇為之且負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如目前
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胡藍獄二十侯株連四萬

丞相楊憲以罪誅汪廣洋被謫自經胡惟庸總中書
政稍自負有邪謀會其家人榜辱關吏太祖怒殺家
人又究故劉基毒死狀惟庸懼計曰主上草菅勳舊
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手陰約日本王
以舟載精兵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詭言第中井出
醴泉邀上臨幸駕為出內使雲奇勒馬銜言狀氣方勃
舌駭不能達意左右搥亂下右臂將折猶指惟庸
第弗縮太祖登城望其第藏兵復壁間刀槊林立發
羽林掩捕拷掠具狀磔於市株連究詰指為胡黨坐
死者萬五千入羣臣以李善長與謀請誅勿問後十
年以星變賜善長死復命刑部肅清逆黨連坐列侯
胡美唐勝宗陸仲享費聚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
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驥
陳萬亮耿忠於琥凡殺功臣十九家連善長二十八人
是時有稱藍玉與謀者太祖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老
將多沒令總征伐玉恃功恣橫太祖頗不樂詰責其
私元主妃玉慢不省間奏事不從退語所親曰上疑
我矣集土妃玉慢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為指揮蔣瓖所

告訊狀具實磔於市併誅列侯張翼陳桓曹震朱壽
趙庸張溫察罕都督黃恪蕭用吏部尚書詹徽侍郎
傅友文等凡功臣文武偏裨將卒坐黨死者二萬人
株連籍沒數百千家蔓衍過於惟庸谷霖蒼曰一人
跋扈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
璜按昭代紀略載胡惟庸謀逆未發太祖夢朱衣人
犯駕次日值萬壽節倭使與惟庸通謀以壽燭獻上
疑之命然於承天門機發刀刃亂飛惟庸衣朱衣袖
白刃以進上命縛之刃見情覺置之極
刑與登城望第復壁藏兵之說互異

眾功臣天為幸暴卒亡身

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
二十八人鐵券丹書河山帶礪爰及苗裔乃以胡藍
不軌四方讎怨相告許凡指為逆黨率收坐重獄功
臣中除六王及天死得善終外餘皆爵除五等禍及
三宗即有蒙宥不顯誅者亦陰殺之如穎公傅友德
宋公馮勝等皆以暴卒聞王弇州外史曰高帝末年
功臣鮮自保
者得天為幸

坐逆黨戮試官殺人縱怒

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充會試考試官被黜者以為不公太祖大怒命張信等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至閱卷所屬以卷之最陋者進呈太祖益怒謂為胡藍二黨命刑部拷訊三吾與紀善白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為藍黨侍讀張信贊善王俊華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皆胡黨詔三吾謫戍餘皆凌遲於市三吾以暴卒聞初太祖前殿決事嘗震怒回宮馬皇后諫曰上不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冤枉今為陋卷進呈坐以逆黨加以極刑謂非縱怒所致乎

剥皮場嚴法網大殺京民

有司官犯贓者梟示外仍剥皮貫草凡府州縣衛衙門之左立廟祀土地神名曰皮場廟公座傍置一貫草袋法網嚴密有犯即誅一時士以混迹無聞為福受玷不錄為幸山東監生周敬心疏曰洪武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怨逆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由殺戮無辜所致也

馬皇后濟寬仁多方解救

高皇后馬氏性恭儉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獨濟之以寬仁嘗謂太祖曰今豪傑並爭惟以不殺人為本宋濂坐胡黨當誅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始終不忘待師之禮濂親教太子諸王乞赦之得發茂州楊憲言李文忠不法事后曰文忠素賢憲言未可信上悟乃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將殺之后曰彼固當未嘗犯法救之甚切得不死病不服藥太祖強之后曰使服藥而不瘳上寧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終不服藥而崩

念貧賤法堯舜期保君臣

太祖謂侍臣曰朕因服御詰怒小過皇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最可憐慈東宮懿文早逝

太祖立長子標為皇太子嘗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太祖問朕與東宮孰是凱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太祖悉從之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謚曰懿文

嫡長孫半邊月年諱同稱

懿文太子卒太祖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太祖乃立懿文子允炆為皇太孫太孫頭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太孫即位改元建文父諡懿文上名允炆子名文奎時人謂此儒生常稱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諱燕王聞之訝曰何乃重復至此使臣民徧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三吾字崑孫茶陵人後號坦齋

讓皇帝登大位仁明孝友

建文帝在位四年為燕王奪位遜去文皇悉去建文年號至萬曆中始復年號崇禎末始復廟諡是為惠宗讓皇帝帝至性孝友方懿文病癱太孫年十四親吮吸之及薨哭踊哀慕如禮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時政尚嚴覈每濟以寬大嘗讀律見中有條例甚嚴者請改定七十三條後屢有大獄命太孫處分從容詳審竟脫之太祖覆審得其情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故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云

用異人遵喪禮美政頻行

初吳沉薦方孝孺於太祖徵至入見太祖曰此莊士也又曰異人也當老其才留為子孫輔僅除漢中教授至是名為侍讀尋直文淵閣詔行三年喪禮有司請少抑至情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宗社廟執紼而行事朝覲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有何不可羣臣曰陛下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帝即位後賜高年贖鬻子減田租黜貪墨舉隱逸頒示直言慕行古道令政可紀於時道不拾遺市兒讓棗博士黃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孝孺字希古別號遜志寧海人蜀獻王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慮尊屬擁重兵六藩勢逼

止奔喪謀削奪東角留心

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帝為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且曰諸王

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太祖崩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謂此齊尚書疎間也旋葬孝陵援遺詔止會葬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齋教勒使還國於是燕周齊相代岷六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二人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名湜分宜人齊秦溧水人

圖逐燕因甚的縱還父子

齊黃謀削諸藩深疑燕府有變子澄曰燕王多置異人術士機事已露宜急圖之帝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王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曰以防邊為名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乃可圖也乃以張昂為北平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察燕動靜更令徐輝祖與李景隆同掌大軍協謀圖燕燕王入覲行皇道上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侍郎卓敬奏曰燕王酷類先帝北平強幹之地宜徒封南昌以絕禍本帝大驚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留京月餘還國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

高燧入臨或言不宜偕往王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三弟兄皆魏國公輝祖甥輝祖請留之且言高煦勇悍非惟叛君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乃悉遣還燕王喜曰父子復聚天贊我也其後靖難兵起高煦宣力為多時有道士歌於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鳳韶廬陵人卓敬字惟恭瑞安人

傷遺體剪手足繫廢幽焚

有告周王楠與燕湘代岷通謀者泰欲先伐燕子澄曰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往訊景隆索金寶不能應坐反執至京削為庶人繫之雲南人告岷王梗不法事亦坐廢又以湘王柏偽造鈔擅殺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身是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盡焚宮室美人乘馬執弓躍火中死人又告齊王樽陰事召至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俱廢為庶人御史康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也方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竄湘王焚代王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

易瓦兆太平錢禍生病虎

長洲姚廣孝初祝髮為僧改法名道衍或薦於燕王
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操吳音對曰會會開襟取
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睨王曰殿下將無作皇
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他日實告之靖亂之圖遂
起正與道衍謀忽簷瓦墮地碎王不懌道衍曰天欲
殿下易黃瓦耳遂定謀初道衍遊嵩山佛寺遇相術
袁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
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世傳辨宰相
於嵩山佛寺者此也 廣孝
字斯道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泄密敕示密疏貴曷先擒

燕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詠等陰事逮至
廖之燕王伴狂稱疾齊泰又發符遣使逮燕府官屬
密令謝貴張曷圖燕使約長史葛誠為內應以北平
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
憂疑告母母曰汝父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不如
轉禍為福信因請見王曰殿下有事當以告臣王伴
為風疾不能言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敕在此上
擒王矣當就執王告之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時

貴曷集兵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一面飛章奏
聞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竊其疏草示
燕王因留匿邸中王令指揮張玉朱能帥壯士八百
人入衛 先擒句註見下張玉字世美祥符人追封
河間王 謚忠武

假收逮擲瓜起名誅澄泰

時貴曷圍府第索所逮官屬飛矢入府中燕王與張
玉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寡奈何朱能曰先擒
貴曷餘無能為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之今使來逮官
屬以所坐名收之令來使召貴曷付所逮者貴曷必
來來則成擒耳乃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右貴曷果
入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盤曰與卿等嘗之王
自進瓜一片忽怒且詈曰齊民宗族尚相恤身為天
子親屬不能保旦夕之命擲瓜於地衛士前擒貴曷
粹葛誠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
耳命曳出皆斬之圍王城將卒聞貴曷被執皆潰散
王起兵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復上書曰泰與
子澄包藏禍心伏望去此凶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
宗社祖訓云如朝無正臣謹俯伏俟命 朱能字士弘
子密詔諸王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懷遠人封東平王謚武烈

慮通謀削護衛反合燕寧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權善謀初燕寧相得甚歡及兵起齊泰慮其通謀召之不至削寧護衛燕王乃遣寧王書告窮感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靖難兵隨趨大寧拔之駐師城外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並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戎卒皆從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還北平大寧城為之一空燕兵自此愈盛

果不出程智士明年先見

洪武三十一年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乃因濟於獄建文元年靖難師起乃赦濟擢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初濟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願為忠臣濟願為智士後翔死難濟從帝出亡遇

險輒用術脫去後從帝至南京莫知所終程濟朝邑人

改官階省州縣全不經心

初省州縣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倉官黜陟之制又更定尚書以下勳階朱鷺曰建文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併衛明日併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干戈倥偬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

戒殺叔等宋襄兵因多敗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帥兵三十萬北征帝誠將士曰昔蕭繹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由是燕王臨陣當前或以一騎殿後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朱鷺曰真宋襄之仁也陳建曰方黃惟務集兵而不知選將炳文真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眾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眾果足恃乎耿炳文濠人

將九江同趙括功忌瞿能

燕兵逼真定耿炳文迎戰大敗帝有憂色黃子澄曰
李景隆文武全材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必成擒矣
乃以景隆代炳文還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
注膏梁豎子耳寡謀伎刻未嘗知兵以數十萬眾付
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景隆聞燕王在大寧
帥師進圍北平築壘九門都督瞿能率精騎千餘殺
入張掖門銳不可當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
軍同進城中於是城中沒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南
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墮指
者甚眾燕王諜知之悉銳進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
而進城中兵出内外交攻景隆宵遁九
壘諸軍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

曲隱護加太師瓜熟怕采

景隆敗子澄曲為隱護帝不盡聞且加景隆太師兼
賜璽書金幣錦衣衛鎮撫楊本嘗持三十觔鐵棒臨
陣北軍披靡屢取勝景隆忘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
請繼兵景隆曰得瓜熟容別人采去不救本以
孤軍獨出無
繼被擒死之

哭蒼天悔誤國借劍誰憑

景隆會兵德州燕兵至自白溝河景隆接戰大敗被
殺死者二十餘萬降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朝廷召
景隆還赦不誅子澄等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
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有尚方有劍憑
誰借哭向蒼天
幾墮冠之句

東昌勝奈天心助風三捷

景隆兵敗燕兵下德州乘勝進攻濟南圍之時參政
鐵鉉參軍高巍統兵盛庸守禦燕兵圍三月不能下
解去遂復復德州朝廷封庸歷城侯陞鉉兵部尚書督
兵北進與燕王戰於東昌燕恃屢勝直前衝庸左翼
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斬其大將
張玉朱能率騎奮擊東北角庸撤西南兵禦之圍稍
緩能衝入死戰燕王易服躍馬出燕兵為火器所乘
擊殺無算北平震動燕王敗還深恥之道衍曰前固
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乃復引兵南平時庸軍夾河為營都督平安與吳傑
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濟師與庸軍戰於夾河
燕將譚淵戰歿次日復戰自辰至未互有勝負忽東

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咫尺不見人燕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燕王又令謀誘傑等出軍濸沱河自渡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燕師多被殺傷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師大潰斬首六萬餘級先是燕王與李景隆戰於白溝河王馬三被創三易之矢盡劍缺馬却幾為瞿能所及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燕王突入馳擊殺瞿能父子於陣南軍大敗崩聲如雷燕兵乘風縱火燔其營壘資械山積屍橫百餘里燕自白溝河夾河藁城三戰皆得風助明紀曰大風三捷神主其成

更中朝約內應直搗金陵

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朝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燕王深然之由是燕兵日南及即位後其人不次拔擢

朱能進輝祖還機分成敗

帝遣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援山東時平安與燕兵戰斬其驍將陳文王真安遇王於北坂王幾為安槊所及馬蹶不得前王得脫輝祖軍至戰再捷燕將李斌敗沒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

罷齊黃遣郡主掩耳偷鈴

津上蒸濕且大疫小河之東二麥將熟若渡河休息士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總兵何福孤軍無援卒底於敗陳建曰兩軍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可觀矣平安初名保兒滁州人

獨徘徊求丹徒布衣不得

帝先罷齊泰黃子澄旋復召之者再至是詔竄逐於外籍其家以謝燕人及燕兵入儀真方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遣燕王從姊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又用孝孺策作宣諭數千言刻印數千紙付薛嵩齋往燕師令密散諸燕將使歸陳建曰數千宣諭大類掩耳偷鈴

時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徘徊殿庭長吁不已先是御史

尹昌隆上疏曰今日事勢已去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言周公輔成王不應便自違戾設有錯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雖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疏上不報 昌隆太和人字彥謙

勸金川十八子迎奉開門

燕兵已近乃分遣諸王守城門燕王率兵直薄金川門時李景隆與谷王穗守金川登城望見即開門迎之燕王與谷王等連轡而進門卒龔詡痛哭去之後宣德中周忱兩薦用詡辭曰詡即任無害於義但負往時城門一勸耳既卒門人謚安節先生景隆至永樂二年有造妖讖者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迎奉何以有今日成祖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於獄谷王亦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為太祖之第十八子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

碎紅篋出鬼門江湖影落

時金川門啓帝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曰昔高帝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昇一紅篋至俱固以鐵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濟即為帝祝髮帝至鬼門一舟艤岸為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稱萬歲曰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初帝為太孫時太祖命詠新月詩有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之句太祖不悅以影落江湖語非吉兆既而曰幸免於難至是竟驗

給衣糧遊滇粵左右三人

帝得度牒名應文有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俱會於神樂觀兵部侍郎廖平曰隨行不必多人惟遙為應文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應能希賢稱比邱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刑部司務馮滋中書舍人郭節宋和編修趙天泰鎮撫牛景先欽天監正王之臣六人由神樂觀啓行自松陵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到祥符三經西粵中間結茅白龍題詩羅永兩入楚荆三幸彬第踪跡去來固歷歷也

空回首長樂宮翠華難望

帝好為詩詞出亡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士庶至今傳誦

都只為激變起國少謀臣

初御史康郁上書內云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臣愚以為必有噬臍之悔矣

嚴老實吳老闍相逢哭縊

工部尚書嚴震直太祖見其魁梧直誠呼為嚴老實而不名北兵起督餉齊魯間被執復為工部使安南

密訪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出亡三十九年至正統五年題詩羅永有同寓僧竊帝詩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繫僧並帝以聞詔械入京程濟從廷鞫僧為楊應祥釣州白沙里人僧論死從者戍邊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闍吳亮老矣令探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帝曰昔御便殿食子鶯遺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舐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不知所終震直字子敬烏程人

老佛呼西山墓誰謂焚身

初燕兵入城帝急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燕王清宮詰問建文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後正統迎帝入大內呼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後人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者非也

休泯滅衆從亡履艱師弟

初帝出鬼門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會於神樂觀者二十二人廖平金焦趙天泰程亨王良蔡運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馮灌牛景先王資楊應能劉仲鄭洽王之臣周恕史彬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應能三人從至滇結茆白龍山復舍白龍菴至浪穹鶴慶山募建一菴名大喜命濟錄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為敘谷應泰曰議者以建文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不思時史所書非無曲筆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為僧樵為傭匠多少埋名

明紀載遜國時有雪菴和尚者當變時走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其里隱士杜景賢為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買一冊袖登小舟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死之日其徒問姓名不答會稽雲門寺有僧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終不得其姓名東海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新詔至湖上入入縣庭聽宣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擲擔投河死河西傭無姓名燕王入京傭披葛衣走金城行乞市中邊地極寒必以葛衣覆之夜聞其哭泣聲居數年病且死呼上

人囑曰西北風起即火我主人從其言補鍋匠無姓名往來夔慶間所至州邑三日即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不索謝但令負擔從人呼為老補鍋匠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相持哭哭已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言永訣不知所終

橫按紀事本末載從亡往來道路者馮灌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趙天泰適衣葛時稱衣葛翁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海樵夫亦稱東湖主人是僧樵傭匠即給運衣食之六人諸書所載謂無姓名何耶

尤慘切死國難方陳暴練

初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曰南有方孝孺者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及文皇即位孝孺衰經號闕下繫之獄尋召出獄授筆扎白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大收其十族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繫之聚寶門外禮部尚

書陳迪受命督軍儲於外文皇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刑部尚書暴昭抗罵不屈文皇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不絕至斷頸乃死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皆棄市九族親家之親抄沒遠戍者又數百人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暴昭潞州人練子寧名安新塗人

屍反背皮犯駕死後鉉清

兵部尚書鐵鉉執至京背立庭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顧燕其肉納鉉口中問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寸磔之猶喃喃罵不絕乃令昇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文皇笑曰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騰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改北平參議察燕動靜燕王宴之大被稱賞及燕師入清知建文出亡猶思與復詭自歸附文皇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自是伏利劍於衣袖

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日早朝清獨紉衣入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挾且罵含血直噴御袍命剝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文皇大驚命燒之 鐵鉉字鼎石鄧州人景清真寧人本姓耿

節就戮潔就義姓名難紀

建文死節諸臣其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捉者二百七十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一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原質等多者三族少者一族其就義之最潔者漳州教授陳思賢聞新詔至率其徒六人集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執至京師徒皆死之工部侍郎張安國與妻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鑿其舟以沉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樂清以樵為業一日採樵歸聞變呼天號哭棄柴投水死其他如姚善王叔英龔泰王

良劉環王良曾鳳韶周是修劉端高魏胡子昭茅大
方高翔侯秦戴德彛郭任盧迥楊任黃魁連楹廖昇
甘霖甘英丁志龍譚宋徵黃希範儲福何申湯宗盧
振巨敬黃彥清程本立方法等皆壬午殉難難盡紀
也 鄒瑾魏冕俱永豐人胡閏字松鄱陽人黃觀字
澗伯貴池人王度字子中惠州人原質寧海人姚善
字克一安陸人叔英字原采黃巖人龔泰字叔安義
烏人王良字天性開封人劉環誠意伯次子劉端南
昌人是修名以德泰和人高魏字不危遼州人子昭
字仲常嘉定人大方泰州人高翔朝邑人德彛奉化
人郭任丹徒人盧迥仙居人甘霖
懷寧人巨敬平涼人本立字原道

死如飴貴若浼再見頑民

陳建曰承順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刑立至而一時
之臣甘死如飴富貴若浼國初人心風俗自商頑民
後僅再見之矣

文皇帝上城樓諸臣迎駕

文皇帝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至是篡位改元
永樂是為太宗文皇帝嘉靖十七年改廟號成祖當

李景隆等開門迎降燕王至金川門下馬登樓時朝
廷文武來迎如常先諸臣勸進文臣知名者蹇義夏
原吉劉儁古朴劉季篪薛嵩董倫王景修胡靖李貫
吳溥楊榮楊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方賓宋
禮王達鄭緝
楊士奇胡儼

連上表爭勸進辭位欺心

時諸王及文武臣請即位燕王曰予始構於難不得
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不意少主自絕於天
今纘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
王及文武臣皆頓首曰殿下為太祖嫡嗣功在社稷
宜正天位次日諸將上表勸進又翌日諸王上表勸
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固請乃命駕入城燕王曰宗
社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狗眾志遂即皇帝位
谷氏曰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諮
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
勸請欺天乎吾誰欺也

法周公何不立成王子弟

初方孝孺斬衰入見帝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
孺曰成王安在帝曰伊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子固有

帝曰國賴長君孝孺
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殺宮人遷母后祖號蒙孫

帝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
文者乃得留建文母呂太后遷於懿文太子陵革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為紀
位詔天下仍用洪武三十五年為紀

列姦榜懸賞格更窮黨與

榜列奸臣二十九人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
寧黃觀胡閏鄒瑾王純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
福張統毛太亨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
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叔英巨敬復榜列朝堂增
徐輝祖葛誠周是修鐵鉉姚善甘棠鄭公智葉仲惠
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彛王良盧原質
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
先周璿等二十五人出賞格有能綁縛奸臣為首者
陞官三級為從者陞官二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
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讐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
止是時株連黨與如刑部侍郎胡子昭御史鄭公智
王度皆坐方黨受戮戍其族徽州知府黃希范坐與

長史程通善
論死籍其家

九族殃瓜蔓抄羅織陳瑛

建文臣行遜者題詩蛾眉亭有一個忠臣九族殃之
句讀者歎歎欲絕胡氏曰革除間凡不順命者不惟
戮其身且及九族以至九族之外親根連蔓引靡有
子遺且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前
北平按察司陳瑛為僉事湯宗發其交通藩邸有具
謀謫廣西至是首名用為副都御史瑛專意窮治建
文諸臣奏言諸臣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
逆無二宜加追戮故孝孺諸獄皆瑛羅織至胡閏一
獄抄提數百家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
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輩歸附為無名又劾奏盛
庸耿炳文何福湯宗
俱論死諸子並誅

將妻女發教坊象奴給配

殉難諸臣將妻妾女妹俱分發教坊
司或給配象奴玷辱之慘不忍鏤列

坐友生掘先墓慘毒難聞

軍司主卷一上

方孝孺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燔削方氏先墓又掘御史高翔先墓雜犬馬骨灰揚之而其地為漏澤院其慘毒如此

登極後勤政事夜分秉燭

帝初登極萬幾叢委議論政事或便殿就寢命黃淮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每以次對至夜分謂侍臣曰朕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至旦即出與羣臣議行

納敝袖恤民艱郡縣巡行

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帝歎曰昔皇妣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如此勤儉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諭戶部曰朕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

簡七人委心腹選才新進

命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內閣與樞密諭以委任心腹至意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曾榮等二十八人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乃增為二十九人人歆其榮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幼孜名善新淦人謚文靖楊榮字勉仁建安人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謚文簡胡儼南昌人字若思曾榮字子榮永豐人

任孝肅尹應天郡守廉明

以顧佐為應天府尹為政剛毅不撓勲戚斂手人以包孝肅方之吉安知府朱大智寬厚廉潔禮賢愛民改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蘭芳至寬厚廉明民更大喜其時稱賢守者必曰朱蘭云

罪儒賊纂大全聖學寶鑑

鄱陽民朱友季詣闕獻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帝怒曰此儒之賊也押還饒州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命胡廣等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布天下自采聖賢格言名曰聖學心法以授太子又輯古來嘉言善行名曰文華寶鑑

濬黃淮通漕運河道平成

命工部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河在兗州濟寧州之南故漕渠在齊魯間者甚便而漕運在江淮間者必至淮安過壩甚勞恭襄公陳瑄建議疏濬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貯江南輸稅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置舍居淺夫導舟可行於是造平底淺船五千艘歲運糧五百餘萬石漕大便利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陳瑄字念純合肥人贈平江伯謚恭襄祠清江浦

置黔府立二城更開八館

洪武中止設貴州都指揮司轄思州二十二長官司思南十七長官司至是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又以東北諸來朝貢者多願留居南京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便二城分設去者勿阻詔遷國子生教習諸番翻譯文字

為韃靼女直西番太回子等八館

建兩京效河洛殊域來賓

帝營北平宮殿規制悉如應天而高敞壯麗過之通為屋四千三百五十楹永樂十五年興工至十八年成乃改應天為南京稱北平為北京詔曰朕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永遠之業按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如婆羅國彭亨國鄰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拂麻國柯枝國等凡三十餘皆前代所未通今俱朝貢方物可謂盛矣

三出師定交南一十七郡

安南國相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僭國號大虞尋自稱太上皇以子蒼改名奎稱皇帝上表詐稱陳氏已絕查為陳氏甥求權署國事逾年安南王孫陳天平至京懇其實季犛卑辭表請天平還國帝敕僉事黃中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帝大怒遣二十五將軍進討新城侯張輔與西平侯沐晟合兵連破之追至日南州奇羅海生擒季犛並查乃改安南為交趾分交州等一十七府統諸州縣陳氏故官簡定復反

其黨推為日南王定亦稱太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
皇帝帝進張輔英國公復征交趾獲簡定檻送京師
召輔還李擴請降朝廷以季擴為交趾右布政使李
擴不肯之任而掠如故復命輔征之破其郡縣生繫
季擴伏誅輔下交南凡三擒偽王遂留輔鎮守
交趾前後十年威鎮西南交人戢伏 犛音離

幹難河勤遠略四犁邊庭

永樂八年命淇國公邱福出塞征本雅失里福渡臚
胸河戰沒帝決意親征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
本雅失里拒戰敗之盡棄輜畜遁去帝班師阿魯台
來戰擊敗之亦遁去旋遣使納款封為和寧王十二
年詔親征瓦剌馬哈木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迎
戰擊敗之追至土刺河俘斬無算遂班師二十年阿
魯台入寇帝親征至雞鳴山阿魯台夜遁二十一年
又親征至上莊堡王子也先土干來降封為忠勇王
賜姓名金忠駕還京師仍敕沿邊諸將
整理兵馬候駕北征 胸音渠幹音管

惟只聽養種馬大為民害

太僕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
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

羣長一人歲免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
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
養馬大為北方民害

頒佛經製佛曲梵刹盈京

帝潛心釋典作佛曲刊佛經傳布頒至大報恩寺本
寺夜見舍利光如寶珠續頒佛曲至淮安雲中見菩
薩羅漢天花寶塔又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稱
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屢見卿雲圓光之祥由是建
立梵刹祈福者徧兩京內
外云 梵音飯刹音察

殺章朴殺蕭儀聽讒繫縉

禁收藏方孝孺詩文庶吉士章朴家有孝孺文集序
班揚善借觀密以奏戮朴於市言官多言建都北京
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帝震怒加以極刑解縉豪俊
敢直言初縉諫征交趾又謂不宜過寵漢王致起覬
覷帝謂離間骨肉出為交趾參議縉由交趾入奏事
適帝北往見太子而歸趙王言縉瞰上遠出覲儲君
無人臣禮逮縉下獄四年死於獄徒
其家於邊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

龍紀綱誣寒鐵枉殺直臣

帝初起師蕩山東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綱習法家言能逆鈞人意先發以為績既即位擢為都指揮治錦衣親兵典治詔獄寄以耳目綱益布其私距陰謀操切帝以為忠暱之聲咳亡間綱遂驕窮意為非雲南按察司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民有冤者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憂矣至則洗其冤放之後為浙江按察綱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曰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恨帝怒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為直鬼帝悟其冤問曰新何處人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周新海南人

俾三王不令終懿文絕祀

吳王允燭衛王允燧徐王允熾懿文太子子也三人皆降爵不得其終懿文竟以絕嗣

以大寧界三衛列患門庭

大寧故兀良哈地也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屬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領二十餘衛所

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朶顏福餘泰寧三衛以阿扎失里等為三衛指揮同知靖難兵起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長率部落從戰有功遂以大寧地盡界兀良哈使仍為三衛大寧既棄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以為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亡何三衛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泰寧福餘嘗與東合朶顏常與西合為中國膏肓之患則皆三衛為之鄉導也

三尚書齊得罪喜功漢武

帝又議北征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兵部尚書方賓皆言糧儲未足且頻年出師無功宜休養兵民帝不悅下三尚書於獄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言三人險邪帝信之戮賓屍將殺原吉楊榮言此三人惟以北征餽運為憂險邪未之見也帝怒稍釋李良翰曰靖難甫休勤兵遠略今年討安南明年征沙漠好大喜功蹈漢武之覆轍

立馬峰銘勒石夢警神人

帝出塞次立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至清水源名楊榮等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

翠微岡始回心優游暮歲

帝還次翠微岡御幄殿諭楊榮曰東宮歷涉年久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歲以享安和之福

榆木川仙藥發錫錮回京

禮部郎中周訥自閩還言靈濟二仙神應帝命訥往取神像及廟史曾辰孫至遂崇奉焉每有疾用符紙及藥劑以進詭言二仙所書其藥皆椒桂等熱劑帝服久之發噦失聲涎痰上壅一日素忠徹與御醫陳敏侍忠徹奏曰此為火痰虛逆之症蓋靈濟宮符藥所致也太醫官保和聖躬何不用藥治之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頭哭內侍亦哭後宮聞之亦哭帝怒曰忠徹哭我遂死我耶至是北伐駐蹕沙

河可疾復作忠徹勸帝迴鑾不聽遂崩於榆木川司禮太監馬雲與楊榮議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器名匠銷錫制為棹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還至雕鶚堡皇太孫迎哭始發喪至京

廿三載好規模太平天子

帝在位二十三年睿算廟謨規模弘遠九有清晏重譯來朝初在燕邸道衍薦相術素珙王托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肆見珙珙趨拜王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世傳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者此也

惜難逃一箇字慘刻為心

劉璟劉文成公基次子太祖時璟奏父遺疏拜閣門使建文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不聽璟養疾還家帝即位逮至京見帝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捷錄曰遜國遺忠株連抄蔓雖誠意錄謂殺運未除然慘刻亦太甚矣

昭皇帝居東宮講經儒服

成祖崩太子高熾即位改元洪熙是為仁宗昭皇帝
初居東宮日與楊士奇等講論經書手不釋卷被服
寬博大類儒者

監國政遭讒慝遣察南京

永樂七年成祖巡幸北京即命蹇義等輔太子監國
內侍黃儼數以太子譖於成祖特遣侍郎胡濙巡江
浙諸郡諭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
觀何如密奏來濙至南京日隨朝見東宮行事退即
記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至是朝罷召
義與楊士奇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
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蹇
義字宜之巴人謚忠定胡濙字原潔謚忠安武進人

聞訃後釋囚臣咨停采買

成祖崩帝聞訃甫三日即釋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
金問於獄淮溥問繫錦衣衛十年原吉中繫內官監
四年帝親臨繫所與原吉共哭即咨以時政原吉首
言省供億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采辦
金銀數事原吉字維品謚忠靖相陰人

服麻衣止作樂獎賜同心

禮部尚書呂震言喪服已逾二十七日上宜烏紗冠
素服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楊士奇以為不可明且
帝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朝退謂蹇義曰震昨奏易
服吾已疑其非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
知其妄士奇所執是也洪熙元年春正月朔震請於
上言初登大寶天下文武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
賀作樂士奇等言不宜用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
次日召士奇等諭曰震每事誤朕昨從所請後悔何
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因各賜銀幣

平冤獄慮無辜防奸覆奏

大理寺奏決重囚帝曰人命甚重卿等理刑勿俾無
辜含冤下中官馬騏傳旨諭翰林書救命騏復往
交趾采辦金銀珠香時騏召還未以本院官覆奏帝
曰朕安有此言於是令中官傳旨並執例覆奏庶杜
萌奸

恤忠臣宥狂士家屬蒙恩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諭禮部
曰建文中正犯已悉受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
浣衣局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可宥為民給還田
土初治奸黨齊秦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黃子
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復姓辛已進
士黃表其後也戮方氏時得典史魏澤匿其幼子故
孝孺尚有後至本朝壬子督學劉石芝查出其裔孫
入學奉祀練氏則無餘人不可悉考解縉初被殊遇
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十八人名命縉疏其人品
縉具實奏上成祖以示東宮至是帝出縉奏示楊士
奇曰今人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
見赦縉妻還官其子禎亮中書舍人

山澤禁誹謗刑一時俱罷

罷海子至西巡視官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與
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
況山澤所產哉誹謗之刑始於洪武至永樂時陳瑛
為都御史踵行尤甚奸民欲枉害良善者即造誣罔
一墨此條身家破滅至是帝諭三法司曰往者法司
尚羅織為功能有片言涉國事輒論誹謗自今切勿
治

亟蠲賑救焚溺厘念窮民

穎川軍民缺食巡視兩淮御史虞謙請發廩賑貸帝
曰軍民待哺嗷嗷卿尚從容啓請汲黯何如人也即
發賑勿緩有至自南京者帝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
淮徐山東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草
詔免之士奇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帝曰救民之窮
當如救焚拯溺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書詔遣
行顧士奇曰汝今語戶
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給印勅賜圖書盡誠相與

帝出二敕二印賜蹇義楊士奇其賜義敕略曰朕監
國時卿以舊臣日侍左右載歷艱虞及朕嗣統不懈
益恭朕篤不忘茲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俾爾子孫
知前入顯榮不易朕之子孫知卿弼予於難以保爾
子孫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
賜士奇楊貞一印敕意同而詞小異先是賜義士奇
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
凡政事有關失或言之而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
君臣之間盡誠相與毋憚再三
言之庶朝無闕政民不失所

減賦棗罷給馬骨肉君臣

帝以楊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入奏事帝望見謂蹇義等曰新學士來奏事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勛以供香炭其數太多帝喜曰吾固知學士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牧馬頗蕃請於朝觀官每員領一匹孳生準民間例無者追賠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今役之養馬而課豈貴賢賤畜之意帝曰慶幾誤朕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奏帝曰偶忘之午刻帝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慶等交口忿卿朕念卿孤立慮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疏言畜馬徵駒與下民等憲網埽地矣命士奇據此草敕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陳建曰士奇諫給馬仁廟慮為慶輩所傷直待陳智上疏而後批出君臣之間不啻父子骨肉魚水未足以喻之也

李時勉撲金瓜雖為微玷

翰林侍讀李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帝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下錦衣獄先折脇內不相著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錢氏曰時勉之獄出於非辜白壁微瑕止有是耳李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謚忠文晚號古廉

匹成康多仁政星變涕零

陳建曰仁宗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求之前代可以匹休成康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帝作臺禁中時觀天文一日謂蹇夏三楊曰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見帝曰士奇當知之對曰臣愚昧亦不知帝曰朕夜觀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長歎而起明日朝罷與士奇等泣然流涕帝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在位僅一年崩璜按仁宗晏駕明紀俱無他議惟長洲祝允明野記載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進卮於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為疑乎遽取飲之妃失色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此豈當時諱之而不傳耶抑野記有不足盡信者歟

宣宗立遭漢王平欺年少

倉卒間聽楊夏幸決親征

單同主卷十一

三九

不旬月俘庶人逍遙鎖繫

仁宗崩太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為宣宗章皇帝初永樂十五年漢王高煦私造兵器招納亡命戎祖禡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仁宗懇救乃免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至是仁宗崩高煦移檄遠近以輔臣蹇夏奸邪亂政為辭密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事起倉卒中外洶懼帝召輔臣入議楊榮首勸親征夏原吉曰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進一鼓平之楊榮言是帝親征之意遂決帝於馬上問從臣曰高煦計安出或曰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穴或曰彼必引兵取南京帝曰濟南未易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誇詐而內怯懦今敢反欺朕年少新立聞朕行已膽落至即擒矣

八月辛未帝發京師辛巳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圍中人多欲執獻之高煦勢窘是夜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城南高煦從間道出官軍執以獻繫其父子以歸廢為庶人鎖繫於大內逍遙城一日帝往觀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昇三百斛銅缸覆之庶人負釘起積炭缸上燃炭逾時火熾銅鎔而死

全趙王封疏奏不失親親

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楊榮及蹇夏皆請從之令楊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庶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楊溥意與士奇合帝遂不復言移兵至京召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對曰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帝曰吾惟一叔奈何不愛乃封各章奏遣駙馬都尉秦容齎示之容至趙王大喜即獻護衛主表謝恩言者始息帝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却獻璽斥祝聖惟循祖訓

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來云得玉璽欲獻敕諭之曰獻璽已悉王意然前代傳世之久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其勿獻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聖壽者帝斥之謂侍臣曰古之商中宗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此輩徒惑人心耳又謂侍臣曰太祖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成子孫但能謹守豈有過乎

賜圖書期輔相無斃同心

帝召輔臣蹇義五人諭之曰古者君臣同心一德兩無猜嫌爾等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無斃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夏原吉曰含弘貞靖楊士奇曰端方貞靖楊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

改兌運減稅糧豁丁寬恤

宣德四年改江南民運為兌運諭楊士奇曰吾欲行寬恤之政然未能悉知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卿其具言之士奇以蘇州重糧宜速減除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在京工匠不許私役分豁戶丁一半回家帝即命草敕頒行數事詔下民大悅

圖幽風賦織婦耜耒躬親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示翰林諸臣曰幽詩周公陳王業之自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以便朝夕儆勵又謂侍臣曰朕嘗歷田塋采桑有

蚕繅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賦織婦詞一篇又謁獻陵還道見耕者下馬詢稼穡事因取其下三推歎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

設巡撫任于謙救時宰相

御史于謙遇事敢為七歲時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時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大臣經理帝親署謙名超授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專設巡撫始此于謙字廷益謚肅愍後改謚忠肅錢塘人

命周忱理糧儲府庫充盈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不能完楊榮薦越府長史周忱往帝命忱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忱虛心訪問謀慮深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日見充溢歲輸之米甲於諸省周忱吉水人字恂如謚文襄

多賢守况青天陳何徐莫

以况鍾為蘇州守授壘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若木訥
期月命宣敕擒殺竊賄府胥六人出屬官貪暴五人
埽剔宿弊吏民震悚革心呼曰况青天同時吉安知
府陳本深温州知府何文淵瓊州知府徐鑑常州知
府莫愚皆有異績稱名臣焉
鍾字伯律靖安人本深寧波人
况

盧受詩柴退蜜清慎傳名

盧秉安為東莞令在任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
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貧民詩
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柴車素以
清慎得名為江西參議能理煩劇又知岳州三年郡
大治名為職方郎中嘗經事廣信廣信守有舊餽密
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若
不知故人竟不受帝起為
兵部侍郎柴車錢塘人

陞顧佐成劉觀貪廉黜陟

帝問楊榮士奇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今日貪者孰
甚榮曰莫甚劉觀又問都御史誰當任者士奇曰顧
佐廉公有威榮曰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帝陞佐右
都御史敕令考黜不肖佐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帝尋

黜左都御史劉觀成遼東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

宥林碩復希正立磔臧清

中官裴可立誣奏浙江按察司林碩誹謗帝逮碩親
問之碩言往年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
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自便耳帝令馳驛還
任降敕切責可立碩初被逮眾皆危之一見遽釋中
外頌聖德焉曹縣知縣范希正得民心有奸吏詐財
燒公廨希正械送京吏反誣希正被逮縣民赴通政
司上訴帝曰希正君子也治奸吏而復希正官有因
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帝曰此有重囚教之者命
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人當
死代寫狀誣告立命磔清於市

拒指揮免軍役獨嘉曹鼎

隆慶衛指揮同知素泰奏本衛指揮李景鎮守居庸
調度有方今缺指揮使請任景帝曰唐河北將帥由
軍士所立此輩欲效之耶不許衛籍李宗侃中鄉試
衛猶追補軍役帝曰朕何急一卒之用命免其役代
州學正曹鼎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師表願就別
職帝曰此人志可嘉也改太和典史俾知民事後疏

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帝擢第一不
數年入閣曹鼎字德恒寧晉人

舍譽明騶虞獻瑞產麒麟

宣德五年舍譽星見十九游太如彈丸色黃白光耀
有慧羣臣表賀四年南京守備李隆獻騶虞二素質
黑文馴狎不驚出滁州來安縣石國山胡濙請表賀
不許八年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楊士奇進頌降璽書
推功天
地宗廟

張燈節事微行不無自滿

宣德八年上元節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帝
侍太后往觀並敕羣臣及四譯朝貢使軍民咸得往
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帝頗好微行夜
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士奇曰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自
此慎出不測當慮也後數日遣太監范弘問曰今天
下太平微行何足慮士奇曰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
竊發不可不慮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約候車駕之玉
泉寺伏道傍作亂帝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士奇白
金衣綺捷錄曰張燈內苑有自
滿之心輕出微行忽垂堂之喻

寵孫妃廢胡后假讓薄情

帝名蹇義等喻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貴妃生子母
從子貴但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
妃士奇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
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他日獨召士奇
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曰惟導后以疾辭讓則進退
以禮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固懷謙退就閑別宮
貴妃孫氏實生皇子已立為皇太子羣臣咸謂母以
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冊妃孫氏為皇后賜胡
氏號靜慈仙師後帝悔為幼年事居於
清寧其進膳如常儀胡后名善祥

怒直諫筆戴綸陳林長繫

帝為太孫時文皇欲其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
時出獵宮僚中允林長懋兵部侍郎戴綸不知本文
早意每諫不聽及即位出長懋鬱林知州遣綸鎮交
趾未幾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帝親詰之綸抗辨激
切帝怒筆之至死合族被逮籍沒長懋被禁十年至
正統初赦歸御史陳祚疏勸帝經筵進講真德秀大
學行義帝覽疏怒曰大學不知豈堪作天下主乎緹
騎逮至京並其家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帝方以

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帝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德秀字景元浦城人世稱西山先生

衛獨石自感國棄了開平

自常遇春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文皇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徒衛獨石感國凡三百里

張輔召黃福還叛生黎利

英國公張輔三定交南留鎮十載諸蠻懷服黃福以工部尚書鎮交趾十八年仁宗召還交人泣送如失父母陳建曰交趾所恃者二人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交趾所恃以靖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趾所恃以安既不以輔久鎮又召福還交土自茲餽餉矣黎利初從陳季擴充金吾將軍後降以為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及輔還利僭稱平定王四出剽掠張輔字文弼謚忠烈玉之子黃福字如錫謚忠宣昌邑人

馬中官激變起禍始監軍

先是文皇以豐城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宮馬騏為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個騏貪墨殘忍重科貢物激變交人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交趾設郡絲置官屬已為中國藩服乃以一中官敗之誠可惜也騏後以激變藩方論死

成山侯定遠侯兩番喪敗

帝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彞將軍印討黎利兵部尚書陳洽參贊軍務通進屯寧橋欲渡河而陳洽反覆言地險惡宜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兩伏驟起洽突陣死失亡二萬人通懼陰許為利請封又以定遠侯柳升為征彞副將軍往升勇而寡謀師入交趾連破賊柵直抵鎮彞關遂有驕色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起升中鏢死倉卒新喪元帥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七萬人皆沒通謀知升敗益大懼決意約和與利立壇為盟退師

隳成功立陳後示弱無名

王通遣指揮闕忠同黎利人奉表稱安南國先臣陳日燿三世嫡孫陳暠乞立為陳氏後帝密示張輔輔曰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帝問蹇義夏原吉對曰舉以與之無名且不宜釀成功示賊以弱楊榮士奇曰太祖初心欲立陳後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交困不若因其請而與之養民息兵實盛德事遂遣侍郎李琦等冊封暠為安南國王敕通班師文武官吏家屬還者八萬六千六百人黎賊閉留者尚數萬人陳建曰二楊知敵欺而不校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篡暠自立表言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置之論確中一時矣不問蹇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

十年內四巡邊效尤貽誤

宣德三年帝親歷邊關整飭武備至喜峰口聞兀良哈萬騎入塞帝擗甲疾馳親射其前鋒三人皆殪之敵望見黃龍旗悉羅拜請降皆生縛之在位十年巡邊閱武者四陳建曰宣宗英武亞於成祖故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至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也

